

## 結與劫

### I.

河在橋墩下打了個美麗的結又去遠了

——痲弦〈一般之歌〉

年少時，在書籍中初讀到這詩句時，在那似懂非懂的年紀，雖然未能完全理解其中意涵，卻對它十分著迷。每當我面對浩瀚的大海時，腦海總會浮起這句詩，總覺得有什麼東西潛隱著、要把訊息透露給我……。年紀慢慢增長，我因它而觸及了河與橋墩的關係，兩者就好像家裡某種倫理：風平浪靜的時候，它們就似一個美麗的結，每天都是一件待開啟的新奇禮物。可是，當暴風雨或者某種神秘的力量來襲，所有的結都被打開，裸露出骯髒、不易見的內裡，變成一場劫難，無以平復……。

光陰宛如電影的膠卷將我帶回那無數花片躍動的日子。思絮攀附著這些花片翻湧，它們不是繽紛、艷麗色彩，卻是紮實的黑白、墨綠與灰。那是一隻隻新鮮、活力十足的鯖魚在船艙上跳動，圓睛烏黑沉亮，跟漁工們一起一落形成一幅渾然天成的圖畫。那幾年漁獲正好，父親和人合夥的船經常滿載而歸，過年要在圍爐桌前把魚肉留些下來，象徵年年「有餘」，我總特別興奮。在台灣，捕捉到的鯖魚多為花腹鯖與白腹鯖，成熟之花腹鯖，每年沿著東海南部海域，以及宜蘭外海、澎佳嶼、龜山島附近水域產卵，而幼魚也會隨成魚洄游到台灣北部海域「越冬」。彷彿人世的遷移，在養父的弟弟亦即我叔公的幫忙下，母親認識了父親，然而當時父親是個窮光蛋，打漁的工作根本不穩定，也沒有足夠的財產，一度考慮不嫁，卻因為之前一段不堪碰觸的過往，身邊已有了六歲的姐姐，在男方「不介意」的情況下，打動了母親，他們開始步入「禮堂」——一間臨海的陋厝。母親隨浪翻湧，來到了宜蘭。

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，使得鯖魚成了宜蘭的特產，來到此地的饕客自然不會忘記品嚐。記得小時候，鯖魚的價格並不好，是這幾年拜觀光之賜才興盛起來的；然而，其量是多的，漁獲正好時，有時課上到一半，還會被媽媽從學校裡拉回家幫忙。後來，父親被遠浪覆去再也沒有回來，生活的重擔落在媽媽身上。她開始在鯖魚加工廠的流水線上，幫人宰殺處理鯖魚。由於是第一線，每次母親回來時，身上總有濃重的魚腥味（後來才知那喚做鯖魚），從那些魚腥味中，我漸漸體會到母親的辛勞。有時放學無聊，去找母親，總看到三二貨車忙碌地穿梭於內埤的大小街道中，載著滿滿的鯖魚（沿途掉滿鯖魚，司機也不理睬的），倒進母親身旁的大水池裡，油花花且巨量的魚群傾洩而進，鹹水、血水也跟著溢濺……遠遠地，雖看不到母親的神情，但小小的心靈知道：這是人生的一種滋味。

美麗的結，隨著海水將我帶向了遠方。新隧道的開通後，帶動更多觀光的人潮，也把我夢境的道路延伸到母親的街徑。再快的速度，也追趕不了光陰的腳步；返家的次數雖然變多，然而盤踞在母親前額、唇處的白髮與細紋，早已不可勝數。

細雨的夜車中才剛睡去，醒來時，滿屋飄有炸魚的味道，從樓下廚房傳來——。母親下廚了！她總是在十一點前就會把午飯準備就緒。「來呷飯喔！」母親向樓頂喊著，聲音在雨中顯得格外清晰、洪亮。慢步，下樓，我轉過生活梯角，一個又一個彎道，停頓看了一下：母親雜物越堆越多，似乎沒有想整理的跡象，我不禁陷入沉思。在事物的陰晴中，母親總也確信，是家中傘花的一部分，過去的破陋存在那裡，連補縫過的痕跡都清楚烙下……雨滴總會想辦法繞過這些縫線。它們該知道，惟有這道溫暖的流域屬於我們的，如露如電，無以復加亦不允破壞。

母親已將飯盛好，碗筷也都擺放好了。我們對坐著，沒有過多交談，雨猶靜靜落著，有一種沉著、安定的力量，圍繞在我們之間。我望著母親不斷升高、花飛的髮際，吞嚥的速度也不若以往快、平穩，喉嚨突覺被魚刺哽住般，無法再將飯粒扒進。「你攏嚙呷菜厚，瘦比巴！」母親說著順勢將頭抬起，眼神炯炯然。這二句話我已聽過好多遍了，但它卻更像一陣薰風的祝福、洗手槽的叮嚀，一串沒有經過度潤飾的文辭，一直潛藏於心底，讓我無時無刻地咀嚼，在過多曝曬的人生裡。有幾次，在她洗碗的背影中選擇離去，門外猶下著雨，我撐開叨念的傘，卻感覺到她背影是醬油糊成的——說不出那種感覺是什麼，我想，大概就是那鍋鏟下所拌炒的味道吧。我回過神來，鎮定地夾起一塊被油炸得剔亮的魚肉，放進母親的碗裡，「母啊，您嘛要多呷一點，這花飛（鯖魚的別名）真營養。」母親笑笑地看著我，眼睛眯成一條線，像似春日蝴蝶的停佇——

## II.

「大橋啊，為什麼這麼多年來妳的面貌還是不曾改變？」我還是常常在橋上閒步，一如年少時眺望遠方。荷馬史詩裡的主人翁奧迪修斯，十年戰爭十年流浪，最後又回到了故里，數千年前他是帶著什麼樣的心情，我不知能否揣摩得到我也不知道。我的行為雖沒有什麼不尋常，但我的思緒貫注，從來沒有任何時刻像今夜這樣，我希望她縱身一躍、將自己摔個粉碎，讓我再也踏不上那可笑、不堪的身世名簿，推落吧！推落所連接的俗世信仰、虛假上升指數……。

我一直要自己忘却「雨無法帶給這雙想奮鬥的雙手什麼」的內心吶喊。離開故鄉的這些日子，總告訴自己：我暫時把母親留在這裡，以後我一定能夠找到新的力量回來，帶領她向前行去。然而，一個浪蕩遊子的心靈裡，又如何升起、聚匯一股瘋狂的力量去衝破故土的河堤，這是連醫學家與心理學家也無法解釋起的吧。我曾經不止一次有過這樣的衝動，站在橋面上，希望掀起的濤天巨浪把腳下的橋墩沖毀，一種長期寫作的魔性驅使著我，把我長久以來所受的道德壓抑釋放出來，去做一次完整且平衡的生命運作。

想不到她真的縱身一躍下去！我不斷注視著新聞播著大橋崩垮的畫面……滾滾沙河不斷把那淤塞在生命最底層的泥沙翻攪出來……聽說，她已整整矗立在這個漁港二十餘年了！也剛好是一個生命最美好的時代。離開她時，稚嫩的眸裡還映著她在港灣裡的情影；再回來時，早已生過第一根華髮的年紀。她，應該也

累了吧！拱身作揖了五分之一個世紀，也沒人懂得她是否會哀傷。那只有卵石才聽懂的语言。飢餓的魂靈不停駛進這小城，夢的出口總是堵滿魚骨、腐屍。她選擇這樣的抽離，也許帶著某種慈悲的諭示。而橋上曾駐足的少年倒影，二十多年過去，依然沒找到任何鉤餌與線索，一如失去雙臂溫暖環抱的河港。

在佛教的思維裡，橋，能渡人過河，其雖然為生死苦海的交界，卻能透過「渡河」而脫離，到達彼岸，故常以橋來比喻正法。「這是啥米世界！」我聽鄰居說，母親總會不經意迸出這一句。如同咒語，或者讖言，當我走進，想給她一個作為人子最需要的寬慰時，我才知道：原來自己是這麼想逃開這漸漸死去的漁鎮。說實在的，我也曾懷疑這個世界、懷疑自己細故何來，但當我略微參得佛教因緣和合的道理後，我便不再對仇敵世間事物與憤慨萬千。我更咒罵過大橋的冷漠與無情：她將無數美好的繩結拆開，再連結予我橋上無盡穿梭、撞擊而來的劫難……。然而，所有的劫數自有其演算與規則，冥冥中一切似若有安排，強求不來，亦無能抽刀以令水流斷。與其祈求外力扭轉乾坤或逃避局境，遊子回到依舊青青的山脈與潺潺水流，當要更有勇氣與智慧面對與承擔才是。

母親散髮坐在廳堂，口中唸唸有辭，神龕的蠟燭炯炯燃著。廚房不復以往有油菜香，碗盤似仍未瀝淨，凌亂地堆疊在一起。母親佈劃的屋宇被掀起了，勾築的一個又一個彎道也瞬間跟著斷裂，那包裹著與不允許被穿越的部份全被撬開來……。

### III.

經二十中劫世間『壞』，二十中劫壞已『空』，此合名壞劫。……

——《俱舍論記·卷第十二》

小時候父輩的船隻日日得從她拱身的下方行過——撈回不同時節湧渡而來的水族，卻總徒留給她一個美麗的結。而這個結，帶著些許的怨念與仇對，在我寫作時化成一陣陣痛楚，在字裡行間叫喚著。是結也是劫，結化成了劫。佛教將「劫」分成「小劫、中劫、大劫」三等。一小劫為 1679 萬 8000 年，二十小劫為一中劫，四中劫後（經成、住、壞、空）成為一大劫。作為功能觀之，人類將「橋樑」搭築起來，自然也將兩端的因緣開啟，這是人類賦予橋的使命。然而，我們卻經常忘記橋也有其「自身」的造化與磨難。擁有「海之族譜」的我（與我們），乃至更遠的所有人群，自也有自己的劫數要去度越與化解。當漁獲不再如人意，無情的水波開始割劃家族的掌紋。副魚之手，接力而起的是各自的疼楚與看不見的美好人生——

「橋」作為佛教譬喻語言的指涉，如同我在故土鄉情書寫的阡陌裡，安置出的迷人香草與花叢。然而我執迷的藝術人生與現實路徑，畢竟是母親不同的吧，但為何她燃升的憂鬱之症和我的失眠困頓，無縫地再次接軌、聯構在一起？或許和同為創作者的小津最相近吧。電影《秋刀魚之味》裡的攝影機，不斷來回運轉

於熟悉、低矮的家居空間裡，安靜的鏡頭透著淡淡的哀愁。小津把生命與倫理的體會化做一種獨特的美學、情調，融進電影鏡頭裡，棄「技法與雕琢」而改以「餘味」，進而帶出了生活中最真實的情感與幸福。

在不同的時空裡，我們共同嚐得了近似的生命況味。然而，這裡不是秋刀魚的故鄉，沒有那寧謐低矮、親切的生活空間，有的全是因著臨海景致開發，房屋結構一間間打掉重建，以及不復舊時模樣的街衢……。那「餘味」呢？它究竟是什麼，我常低迴思索：是在拮据地吃空一條魚後，不小心吃到臟器，那般苦澀氣息？是否如此，小津才會看到花兒在憂鬱、清酒也變了味道？抑或它原本就存在我們的味覺裡，只是因為某些外在及歲月添加劑而暫時喪失？

望著河面……我又穿過時間的隧道，像魚群返鄉。每當沉至極深極暗處，上方總透進一些光，微弱的光中閃現熟悉的身影，瞬間魚兒又扭動起來，用盡畢生之力去泳動，去牽繫現實裡的人物。母者是大地，鎮守住一片江山；而我屬於海，既已脫網，便隨海潮四處湧動。原來我一直是背光前進的，根本不像鯖魚的聚光。一尾脫網的鯖魚，在命運的大海裡奮力一搏，以逃離命運網罟的連結、神明的籤言。

「一定你創作時負載了太多苦愁，而把她壓垮的——」朋友開玩笑說著。長年羈旅難以整頓的哀傷與心靈，是否過於沉重真的讓她再也難以負荷、瞬間崩塌……？當語言成為溝通與創造意象的橋樑，卻總也隱含了某種欺瞞與逃避的手段。「我覺得是大橋召喚我回來的！」業力與果報是一座無形的橋，在橋被建造完成時，它也跟著「存在」了；它落在水面上，鮮少人看見，更甚者，有人窮極半生都在追求著「倒影」，包括我自己。她不是等我回來為其悼一首輓歌的，她要我看看她粉身碎骨的地方，那是她的——倒影。不管雨夜或雲陰，無論水紋與船隻，它始終在那裡，不曾增損！唯有這個方式，我駑鈍的心智方能得「見」、故鄉的記載才能有新的契機與，救贖。

原來，我、魚群、橋、倒影、母親，可以名狀與不可名狀的都這麼緊密地相連在一起。回到了大城市，我經常會繞去大賣場，買幾尾鯖魚來解解饞，看著鯖魚被剖成二半躺在真空包裝裡，心裡突有種不真實的感覺，好像一個人伸著四肢被釘住般，困在一個地域，無以回復也動彈不得。沒想到！在這裡居然也買得到來自故鄉的鯖魚，標榜薄塩好煮食。

母親，終也來到我的城。我答應過她的。我們對坐，靜靜地吃著剛煎好的鯖魚，一樣的场景，從海港換到了大城，熱天午后，橫亙在我們之間的，只有風扇扭頭擺動的聲響，彷彿連時間也跌進大海深處的波紋裡。「呷飽了後，我就送您返去，咱同齊去看看！」變得不愛交談的母親，這次卻難得露出愉悅的神情點點頭。我知道母親還惦記著那個家，那個屬於撒網、打漁家族曾經美麗的家。

「唔，……那橋，何時會蓋好？」在問話中，我無意中竟發現自己和母親似也共有一把鑰匙，足以打開任何門，包括自己的。「快了，再過一陣子吧！」母親會知道的。再扒幾口飯，突覺得碗內的鯖魚好像多了一種味道，說不上來，那到底是什麼。我記得那個滋味的。我和母親同時抬起頭，恰巧都望向窗外——不久後，

當橋再度來訪時，我和母親應都已準備好，準備好迎接她重新升起於海面……

這是她帶給我的禮物吧！魚群在下，濤浪湧聚向上成一個美麗的結——到我眼前。原來，詩人痲弦那個結一直在這裡未曾遠去，而我餘生的課題，在等待被揭啟美麗的結裡……。